

日本研究

創刊要目



1

日本研究社

快活報優待創刊訂戶

一律免費大贈送

◆祇一千戶·額滿即止◆

全年訂戶：

五十二期報費人民幣七萬八千元，贈書「新中國人物誌」一冊，不要書者七五折，實收報費五萬八千五百元。（港幣一元折合人民幣四千九百五十元）

半年訂戶：

廿五期報費三萬七千五百元，贈「世界人民領袖」一冊，不要書八折，實收報費三萬元。

三月訂戶：

十三期報費一萬九千五百元，贈「中蘇名歌」一冊，不要書者九折，實收報費一萬七千五百元。

欲訂者請填下表連同報費交廣州永漢北路廿六號或香港德輔道中一一七號四樓

單戶訂念紀

期數	金額	地址	訂戶姓名
自			
期起至			
期止			

新華月報

編輯者

新華月報編委會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出版者

新華月報社

發行者

新華月報社

預定辦法

三月三期

甲種紙本
乙種紙本

基價 四十二元

半年六期

甲種紙本
乙種紙本

基價 六十六元

全年十二期

甲種紙本
乙種紙本

基價 一五十四元

均按預定時發售倍數收費平寄郵費免收掛號郵費另加預訂函請寄北京延壽寺街劉家大門

新華書店雜誌發行科

基本定價

甲種 每冊十一元四角
乙種 每冊十一元五角

日本研究

・五五五・十

目次

日本是我們의 敵人，友人？	石英	(一)
佔領與被佔領	石英	(三)
戰後日本教育	唯迅	(二)
戰後日本文學檢討	谷火	(三)
時評報導		
助樂爲虐，磨牙切齒		(四)
隔岸觀火，居心何在？		
「解放戰爭」，「侵略戰爭」之爭論		(四八)
「編後」		(五)

日本研究社

日 研 論 壇

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友人？

日本戰敗已經是五年了。日本人應該趁此時機深加反省。革除既往一切危險思想，根療內心遺毒，肅正其狹窄的世界觀，丟棄極端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以披胸坦懷的態度，與世界各真正民主的國家合作，爭取光明前途。但是，不幸得很，一難將除，一難又至。其凶災之多也，使我們爲之憤嘆。停戰之初，一手總攬佔領全權於己身者乃爲美國。美國之所以解除日本武裝，掩藏其軍備之原因，雖說是依照波次坦宣言之要求，使日本消失侵略能力。但其主謀，在於消除美國在東方的勁敵，欲從亞洲市場將日本資本主義勢力驅除而代之以美國之勢力。即是想獨占亞洲市場，此爲美國之所以興兵助戰之動機。故當其佔領日本當初，即以奴化教育注入日本。所謂「民主」，所謂「自由」，什麼「信仰」，什麼「人道」，這些曾被中國人民一脚踢滾了的膏藥又販到日本。日人拋去其以往的「皇國」、「神道」的思想以後，正逢其思想的飢渴、混亂的狀態。正想找出新的大替物來彌補思想上的空白。所以美國所注入的玩藝兒概被其吸收無餘。同時雖然社會主義及馬列思想也在這時擡頭，但它所受的迫害及壓抑不減當年軍國主義時代。反動思潮又隨佔領政策及日本政府之施政方針日益旺盛。隨着這種反動的，注入的時代思潮，同時而勃興的即是對於其他民族之敵對的嫌惡感情。這種感情，造成了日本今日在遠東的孤立現象。在世界上極端偏斜的狀態來。

日人之所引爲自豪的，就是他所具的高度的工業生產潛力，以及他的勞働力。日本之所以挺身參加資本主義陣營的原因也在這裏。同時，在東亞各國中日本的比較的先進文明，又把日人的孤高感引發起來。戰敗日本，並不能戰敗日本人的這種感情。反足以刺激此種優越感的主張。戰敗日本，也並不能戰敗他的工業生產的潛在力，反足使其生產意慾增加。日人以爲只有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才能收到大量生產的效果。所以資本主義的再建，變成了當前的急務。但是，日本一開頭便發現出其資本主義建設途上致命的打擊，原料的獲得和商品的銷售。在這一難關上，日美兩國正同病相憐，同時造成了吞食其類的現象。

美國以巨額資本投入日本，造成了美國的「日本獨占資本」。其手段爲從美國及其附屬各殖民地運來原料，在日本生產。利用日本勞動力，在日本銷售，獨佔日本消費者。日本的官僚資本家及其資本只能做到協助美國資本家生產，幫助其推銷商品的買辦任務。美國把從日本國民身上取得的利益的一小部份，拿出分潤給日本資本家。一方面美國從遠東各小島上取得原料，將其生產品押賣於各小島。一方面以溫存手段對待日本資本家。日本資本家亦不惜出售人民承辦此事。甘爲附僕，並以政治手段強制人民，使人民順從其榨取。

但是，爲何日本資本家要甘心當其附僕，爲何一部份日本人甘心任其榨取，其理由即是：美國給了日本一個野心，將日本人的慾望拉在未來的利益上——日美聯盟，分制東亞民族。

爲了想實現這個空泛的野心，日本當然要無條件的加入資本主義陣營。與中、蘇、北鮮各國形成敵對的國家，在國內的反共，建軍也是其必須的手段。表現在思想上的，當然又是極端的國家民族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復活，同時，日本人的優越感也就隨之增高。

中國人民已將一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趕走淨光，固有封建勢力已殆然危滅。美國失掉了在中國的特權，利益也就少了一片殖民地、原料的獲得以及商品的押賣地。當然要以各種手段滲入中國，企圖恢復其向來利益。援臺亦是一例，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要市場曾開在中國，主要的原料獲得地也是中國。假若日本失去了中國，日本的工業生產即變成窒息狀態。又加上，在東亞中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完全被美國所獨占，並加實行排他手段，所以日本只有在中國身上求其生路，求其發展。想和中國發生通商，貿易等經濟關係。

在此，我們碰見了一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是否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正常經濟關係？

我們的回答爲：「否，根本不可能！」

出席對日理事會的東亞各國代表，曾就麥克阿瑟武裝日本問題，以會促成日本再度侵略爲理由加以反對。日人聞之，沾沾自喜，並且嘲笑道：「日本手中沒有兵器了，你們還害怕什麼！」其意思就是說：「等有一天兵器在手，再使你們嚐々」，主張這些論調的，多爲反動知識份子，曾受「大和魂」，皇道思想所薰染。戰時中協助軍部，戰後協助美國，販賣美國式民主主義，幫助吉田政府愚昧，欺壓國民者。這是一種，戰前

舊羅文化之勁敵。戰時與軍閥交手妥協，以文壇學派，研究會為據點，以「藝術至上」，「學術報國」為號召，呼朋引類，獨占一方，嚴守藝術殿堂，象牙塔尖。初則離脫人民大眾，繼之輕蔑吐棄群眾。戰後又復興敵對人民的文化，結合資本案，獨霸文化財，排擠其他，謳歌資本主義社會文明。這是其次。販賣資本主義謬說，吹噓帝國皇家法理，鑽研觀念論，提倡日本精神，這又是一類。

試問；由這些「文化人」所生出的日本文化，是否能與中國新文化交流？

我們回答；「否，根本不可能！」

吉田茂一次組閣，塌臺，再組，解散，以至三次組閣。社會黨一跌不起。為什麼吉田茂能再次組閣而又能攬大權於一身，完成其「黨國」專政？不用說，這是因為：一、受美國扶植，二、受反動人民「支持」，三、握有龐大黨力。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自由黨是完全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政黨，其黨綱是把日本重建為資本主義帝國。其內閣方針也就是再建日本帝國的資本主義。因此才能受美國扶植。吉田政府專攬學術，教育，言論，報導，思想各界於一手，熔之於一爐。愚昧人民，欺騙大眾，對各階級人民的報導機構，出版界，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加以嚴厲迫害。以各種毒辣手段，消滅自由黨的政敵。強制人民使其「吾黨是從」。這樣一來，當然可得多數人的「支持」。自由黨為官僚資本案，資本家代辯者之集團。吉田茂即其魁首，既握日本經濟權，又握日本行政權，操縱日本命運，故其黨力龐大。國會中自由黨為絕對多數黨，內閣各部門皆用心腹。反共，媚美，煽動日本人戰意，推行官僚資本主義，暗蓄武力。

試問；以此吉田政府，是否能與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我們的回答為；「否，根本不可能！」

中日外交關係遲々不開的原因很多，然而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日本仍在佔領狀態之下，即日本仍然隸屬於美國手中。由於各國政策多岐阻撓全面對日講和的早日實現，中日外交也就無法就步。並不是說因為美國的從中作鬼，中日便不能發生外交關係，實因為日本政府也曲應美國，實行單獨講和，有意與各真正民主國家作難，無誠意和各國家實行全面講和，並在講和條約之前便將日本變成「向美一邊倒」，與中國外交方策形成互不相容，勢不兩立。日本政府想實行單獨講和的目的，在於借美國的力量來早日終止佔領狀態，參加國

際聯合求日本之獨立自主。但美國只是利用單獨講和爲手段，進行深一層滲透日本的政策。又加上新中國出席國聯問題，美國不肯輕意和日本訂約，美國全力阻止新中國踏入國聯舞臺，同時日本政府也禁止日本朝野與我國發生任何國際關係，意在離間。單獨講和即使成立，其所招來的悲慘結果可想而知，即中國、蘇聯，及其他各國也要重新算帳。吉田政權明知將來要出糾紛，但是他懷有上述侵略野心，仰仗美國勢力，採取「打破頭扇子搥」一不做，二不休的「倒戈」政策，所以事實上的講和也就早已成立了。

這就是吉田政府已向中國及東亞各人民共和國發出通牒，對這些國家宣戰。同時要實行帝國主義的侵略。

所以有人看到這種情形就主張：「中日永遠走相異路綫，轉變了態度，然而其他，部官僚就實行對日『善隣政策』，願與日本合作，爲了『光復』各人的一失地，共同『反攻大陸』」。雖然現狀如此，而目的各有不同。我們相信真理是誰也不能毀滅的，在歷史必然的進展裡會指明了人類應該前進的路。

所以，我們堅決主張：「中日走同一路綫，成爲一陣營」。不但是我們這樣相信，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也這樣相信，日本無數民衆也這樣相信。

想實行單獨講和的是少數官僚，資本家，向美倒到底的人們，實行資本主義的也是他們，再建日本軍國主義的是他們，奴役日本民衆的還是他們，以中國爲敵的更是他們。日本民衆根本沒有這樣想，日本反對他們這樣做，日本民衆會把他們打倒，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消滅，把戰爭挑撥者趕出去，把罪魁惡首付諸人民裁判。

世界上各進步的民主國家人民會幫助日本人民實行革命運動。中國政府的屢次聲明：「日本人民是中國友人，只有帝國主義者，資本家，極端國家主義的侵略者是中國的敵人。對這中日共同的敵人，中日要聯合起來消滅他」即是鐵證。

因爲我們堅信中日，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偉大，我們堅信最後勝利絕對是屬於人民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中日走同一路綫，成爲同一陣營」。

在不久的將來，事實便會證實了我們的信念。



佔領與被佔領

石

英

(一)

倫敦時報東京特派員利指其佔領政策說：「現在被佔領下的日本，仍然是容許他『現狀維持』之狀態。這種『現狀』的狀態曾經造成了往日的日本帝國之復興。他的這種『現狀』雖然很惡劣，但是很優厚。事實上，日本的現狀政策已將這種『惡劣現狀』推展開來，軍國主義已不巧使外力援助之下而進行，世人多以為日本已不露其升日面目，這也並非杞憂，因為以資本主義的美國為管理日本的權威，當然美國要把日本改裝為自己陣營的姻系國家。不僅只是日本，東南亞各反共諸國的命運都操在美國的手中。恐懼日本的再起，間接也就是恐懼美國伸展自亞洲的勢力及扶植日本的政策。這不僅是東方民族的心理，即西方各國也是如此。

聯合國對日佔領政策的原則在波次坦宣言中已明文規定，然而統治日本的主權乃為美國一手操縱，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所發表的，「美國對日統治政策」實質上就是對日管理的基本法則。一九四五年末，英、美、蘇三國外相在莫斯科

舉行會議的結果，成了管理日本的機構，極東委員會及對日理事會，皆在一九四六年初開始辦公。極東委員會設於華盛頓，對日佔領政策中之重要問題由其決定，但極東委員會所不能決定的，以及需要急於解決的問題，美國政府得以解決。設於東京的對日理事會，乃是聯合國總司令官的諮問機關。其權能是對佔領政策上的具體問題提出政策或意見。所以佔領政策在形式上極東委員會是最高的決定機構，美政府根據其所決定的方針或實施其自己的政策指令麥克阿瑟。麥克阿瑟根據指令實施佔領政策。此種政策付諸實行之際，對日理事會參與企圖及意見。然而，這只是決定佔領政策的形式上的體系，既然佔領日本的是美國部隊，佔領的全權當然也掌於美國手中。麥克阿瑟以美軍總司令兼盟軍總司令的頭銜，所以在實際上，日本的命運由美國而決定。操使這政策綱維索的乃是麥克阿瑟自己。所謂對日理事會不過是一個附綴而已。

波次坦宣言是統治日本的最高原則，但是統治日本的方法漸漸地變化，變化到「極度的寬大」。甚至根本背斥了波次

日本共產黨在最近所受的苦難超於戰後的任何時代，同時他內部所發生的糾紛也給予他黨務執行上不少的阻礙。

一九四五年十月末，神山茂夫，志賀義雄，德田球一等七人起而組織共產黨大強化促進委員會，十月廿日將停刊十一年的「赤旗」報復刊。十二月一日，日共召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發佈了行動綱領，其第一條即是「打倒天皇制，樹立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六年夏即開始其政治鬭爭，勞動政勞之戰術，國有鐵道，海員，教員，新聞界，廣播界，電影戲劇界，水電界各組合陸續展開罷工。一九四七年初，全國政府機關職員組合宣言於二月一日全體罷業為止，勞働政勢已達最高潮。但受了佔領軍的禁止命令未能實行。隨着一般日本國民對日共工作方針，指導方法加以嚴厲的批評，日共自身也發見了工作方針的誤謬點。四月總選舉時，衆，參二院僅當選了八名，志賀義雄竟落了選。五月十八日召開第三次中央委員會，自己批判的結果，發見共產黨沒有能在日常生活上把握大衆，於是決定展開大衆運動。一九四七年秋，以「最低月俸一八〇〇元」問題爲契機積極實行打倒片山內閣運動。繼而對片山內閣，片山內閣採取同一戰術。當時時局已趨向於極端反動，以全國郵遞，國有鐵道爲中心的國家公共勞動組合爲橋樑，採取各種手段展開鬭爭，但因其組織力量之不足及外界壓力太大，未見多少成果。一九四八年

三月九日美軍司令部對全國郵遞之罷工下禁止命令。七月廿二日對片山首相所下的「官公職員爭議權否認」的書簡，都給日共不少的打擊。日共於是轉換戰術，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發表了「爲和平，民主主義及民族獨立而宣言」，欲吸收社會黨組織，民主民族聯合戰線。同年秋季昭電事件^正，纖維局事件之發生，社會黨之腐敗已表面化，社會黨之下級幹部，青森縣，長野縣，北海道，福岡各縣皆群起聯袂加入日共。勞農黨代議士山口，社會黨前代議士朝池也加入日共。日共之新戰略見效，在全國總選舉時一躍爲前五名之議員。約和社會黨，勞農黨，全遞，國有鐵道，座別等勞動組合，結成一陣綫，打倒片山內閣運動得而擴大進展。

我之所以把日共敘述在先的，是因爲他在佔領下所執行的任務與我們注目，我們需要加以十分的關懷的原因。

反動政權的出現及發展，對日共又現出了一個勁敵。並且，日共的第一任務即是如何打倒這利用美國來壓制人民的政權。此種反動政權爲何甘願做美國的爪牙，他具有何種野心，如果與美國勾結，美國又取何種態度和政策來對付他，對於帶明這種多角複雜的政治，是本文主要的目的。並且需要省略一些枝葉，但對於反動派的主流民自黨和騎牆派的社會黨實有事先略述的必要。

民自黨(民主自由黨)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組黨，其中心幹部如鳩山一郎，安藤正純，片岡均等爲戰時「政友會」之幹部，其本質可由該黨成立大會席上鳩山總裁之聲明知悉

宣言，但一般人以為其原因是：「美蘇關係漸趨惡化。中美之間所生出的變化。在一九四五年，當時蘇聯乃是同盟國之一國，今日則與美國成了對立陣綫，美國需要積極地在遠東尋求「友人」，但援助中國國民黨的結果，使美國得到的只是悲劇的失望，美國在中國大陸所有的黃金計劃中的利益完全喪失。因此，便想把日本扶起來，使日本執牛耳於極東，代替美國抵抗亞洲的共產勢力。這是一般人對美國佔領政策所以轉變的說明理由。其實，今日將日本反動勢力籠絡在懷裡，對蘇聯實行全面攻擊的手段，在佔領當初即明白顯示出來。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九日對日理事會議長於第四次會議席上，對勞働節五十萬人決議「交還原演說之中即宣言：「日本國民若為「已」之目的，進而為爭取權力戰鬥的少數份子的狂信爪牙，組織與動員時，其言論，集會，宗教，思想的自由及權利等，將因此而動搖。這不但在美國，即於日本，亦毫不許容共產主義之爭辯」。對將趨成長的共產勢力迎頭一擊。同時將波次坦宣言中第十條的條條言論，宗教，思想自由，尊重其本人權的條款加以抹殺。

其後。一直到今年的日共幹部被追放，吉田內閣大改組，「赤旗」禁止出版，其統治日本的方針都是一貫的。國際局勢的演變，日本民主勢力對壓制的苦悶，日本政府一無言的懈怠，都是對美國佔領政策的進行給予不少的阻撓。日本社會的復興，人心的收拾，法令的製訂，都給予美國意外的驚惶和棘手，故其欲開頭直入的利器，只好暫時收拾待

機；所以立刻掛起自由主義的羊頭，以遏止當時的怒潮。所謂政策的轉變的看法，只是看出了他其後拿出的明鏡的刀尖和流出的鮮血，根本沒有理解到佔領者的本質。麥克阿瑟在一九四七年新年致詞文中曾說過：「在這一年的間，回顧到自由主義和與自由主義相角逐的兩大勢力，皆欲確立其支配日本的心態，而相互競爭，余非常關懷，在其間所生起的決斷與妥協，進步與退步，所應的斷然的措置與優柔不斷的措置的交織手段」。所謂與自由主義相對等的勢力，即是指著新興的共產主義和民主勢力的擡頭而言。由於社會經濟的復興，日本資本主義與反動政治漸次成長。日本國民對統治者的米國漸次發生興趣，內閣走入極右階段，反對米國獨佔政策的勢力逐漸微化，故最近一連串的事件便應時而起。在國際上來說：「美蘇對立的惡化，促使日本在美國遠東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增大。日本人的觀點是以為可以在美蘇抗爭的結果上獲得自己的完全獨立，而投入美國的資本主義的陣營中比較歸趨到共產勢力為之有利，可以藉資本主義的力量把日本國內一切複雜的社會問題輕便解決，所以大部日本國民也順應着美國的方針走去。美國見到了日本國民的態度及思想改變，於是毅然採取其強硬的手段壓迫共黨及勞動階級。在這一點上可以算是佔領政策的成果。

被佔領的日本國民對美國政策究竟作何種反應，又如何接受佔領政策這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為了明瞭日美間的相互作用，對於日本各重要政黨及內閣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復活自由經濟之體制，尊重國民之私有財產，固守營業權等」即可明瞭該黨爲以資本主義爲綱領，而與日共相對抗的，資本家反動官僚之集團。一九四六年四月之總選舉自由黨得以第一黨而舉政。企畫組閣的鳩山，五月四日被追放以後，吉田茂繼任總裁，遂與以幣原重喜副爲總裁之進步黨聯合而結成黨。吉田內閣，其財政政策係受各方之猛烈攻擊，故一九四七年四月之總選舉之結果落於社會黨之後。在此次大選之前民主黨順勢成立——民主黨之前身，爲戰時軍國主義者之結社，「翼賛政治會」，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組黨，換名曰「進步黨」。總裁爲町田忠治，成立當時有現任代議士二七四名——對片山內閣攻擊，一方尊重保守陣營大團結以牽制民主黨。片山內閣成立之際，幣原、齋藤隆等脫出民主黨，一九四八年解散自由黨而組成民主自由黨。總裁吉田茂，幹事長山崎猛、片山內閣閣員山崎而解脫之後，吉田茂破壞山崎猛之組閣計畫而成立第二次吉田少數黨內閣。然於第四次國會衆議院通過了「政府不信任案」，一九四九年一月實行總選舉。其結果自由黨獲得二六四名之絕對多數，黨內雖有單獨組閣論，然吉田總裁主張「保守政黨大團結」，聯合民主黨以犬養健爲中心的，部黨員。組織了第三次吉田聯立內閣。

這是反動大本營民主黨之經歷，（最近又改爲自由黨）黨內多軍國時代之官僚及資本家，掌握了今日日本政治。但在其黨內，有自黨時代之元老派，有從民主黨改稱以後而來

者，又有所謂鳩山系黨員，其間對立非常劇烈。元老黨員對吉田，犬養全體之政策亦抱嫌惡，故其黨內之複雜情況也日加一日。

民主黨 進步黨 起初擁有代議士二七四名，但被追放者達二六〇人，然其以世襲帝國的潛力，於廿一年總選舉又選出了九二名，以幣原爲總裁，犬養健爲會長。一九四七年三月，以犬養健爲中心的少壯黨員，聯絡齋藤渡，片山均而成立了民主黨。掛起「修正資本主義」的招牌，與社會黨組織聯立內閣。幣原派主張「保守提攜」而實行分裂活動，隨之脫黨。一九四八年夏初，犬養健，齋藤渡因追放令解消復入黨而集衆努力，片山被追放後犬養健任總裁。一九四九年一月總選舉之後，犬養主張與民主黨組織聯立內閣，提倡保守勢力統一，片山，吉米地等起而反對，於是形成一連立派，與「對黨派」該黨內之分列形勢不啻於武官黨。

以「反對軍國主義思想，行動，排斥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爲綱領的日本社會黨，由是花，現而腐敗墮落，受若民衆唾棄尾隨有列陣營，終於明示出中道政治崩潰的一例。山無產陣營之安倍磯雄，賀川豐彦，高野岩三發起，片山暫就任書記長時開始，黨內左右兩派之對立即明顯表露，容共問題即其一例。一九四六年九月，片山曾任中央執行委員長，西尾末廣任書記長，右派勢力得掌實權。由於第一次吉田內閣之財政政策失敗，片山起而組閣，淺沼稻次郎任該黨書記長，左派之加藤勘十，鈴木茂一郎亦聲明支持片山內

閣，表面上該黨似乎統一，然至平野力三等十六名脫黨組織全農派議員團，左派議員團於第二國會上群力反對「追加預算案」，片山內閣趨於下野。片山內閣成立後，雖起用左派加藤爲勞動大臣，野澤爲國務大臣，然由於開除黑田壽男等六人，木村蘭等六名脫黨，片山，西尾，永江因貪污而被捕，該黨遂趨於沒落狀態。一九四九年總選舉，敗塗地。第四國會大會雖推鈴木茂三郎爲書記長，左派有據頭之概，然其方針，黨員，綱領，已失缺根據，及人民之支持，雖該黨實行與勞動戰線提攜黨內再建等挽救運動，終其沒落現實的慘狀。其他如「議會政治，人道主義」的國民協同黨，以「和平手段，以樹立民主革命政權」爲目標的勞農黨，「耕田殖左極右」的社會革新黨，貴族政治的綠風會，這些黨派在戰後的政治上雖無確定的態度，然其在反對日共及協同反動的一點上皆大同小異。

註(一) 昭電事件：昭和二十三年秋。昭電社長吉田原節三氏勾結政府高級官僚，利用復興金庫的事業資金，聯合其職員收買地方協力會公濟私，以多集金品爲體，行賄受賄的事實於露光後統制經濟的缺陷，官僚資本家的權勢與腐敗。當時政府首腦田，西尾，栗栖外多數世界政黨主要人物衆人咸一致稱爲昭電疑獄事件。

註(二) 纖維局事件：昭和二十三年十月(全纖維同盟)總同盟組合計三萬三千所屬部門總紡，化纖，羊毛，棉織品工會不果全員罷工事件。

註(三) 席別：全日本產業分別勞動會議(議長吉田賢治)

(一)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極東委員會所決定的對日政策的序文中，爲保持國際間的安全，規定了三條基本原則，(一)完全破壞日本國家軍機構，(二)確立政治上，經濟上的手段以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三)消滅日本人的戰爭意識，以及實現此種計劃的各種手段，方法。佔領軍非等到日本放棄其軍國主義，與其他各民主國家和平生活，和平民主主義精神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爲止，絕不撤退。爲完成上述佔領目的，佔領軍所取的手段是：一，日本國領土局限於本島，北海道，九州，四國及今後決定的周邊諸島。二，日本國完全與以解除武裝，非軍事化，驅逐軍國主義的殘勢，嚴肅彈壓表明軍國主義及侵略精神的一切設施。三，獎勵日本國民的對個人自由，及對基本人權的欲求，尤其對信教，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特加重。對於日本之產業經濟容許維持自由經濟制度，產業只許能生產賠償物資爲要，絕不容其保有爲裝備戰爭，可待日本再度戰爭的產業。在政治上規定出，確立確能完成日對國際責任上的任務，及尊重其他權利，支持國際聯合目的的主權和平的政府。佔領目的以及佔領期限當然不能超出此範圍或逸脫此基本原則。並且，佔領最大目的，一如明文所訂，要使日本在世界上以和平民主的國家而獨立，並非使日本採取拋棄世界，甚而對抗世界而偏依一方的立場。解除日本武裝及非軍事化，裁制戰爭犯罪人，這是消滅過去軍國主義的日本以予防其再現，對於現在及未來的日本應走的方向，以及

爲實現「民主和平國家」所採取的政略，行動，只要是不違背波次坦宣言中規定的條款，佔領當局即不該加以干涉，因爲既然容許日本國民「民主，自由」，受干涉的民主及被限制的自由所產生出來的政治形態當然也是不健全的東西。佔領者名目中雖列有英，法，中，蘇等十一國，然在實際上，軍事佔領上只有美國一國的軍隊，日本天皇及政府所有的權利是直屬於佔領軍司令官之下，即等於美國單獨佔領，並且又沒有能對美國佔領政策加以彈劾指責機構的存在，所以我們檢討佔領政策時，只要檢討美日間的關係及其結果便可明白一切。

日本新憲法公佈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一九四七年開始施行。所謂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的天皇在這時期中，是許可其存在的。正逢戰後紊亂狀態，尤其在社會經濟方面面臨深刻的危機，通貨膨脹造成了社會極度的不安。一九四六年二月幣原內閣雖欲以「金融緊急措置令」打破這種經濟的危機，但直到吉田內閣亦無法解決。爲彌補財政上的困難，日本銀行在該年歲末的發行額高六四四億，而到翌年一月突破了二〇〇〇億。在生產方面，由於設備之破壞，通貨膨脹之急騰，原料動力之不足，片山內閣所發表的「經濟白書」中統計鋼鐵的生產數量只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生產平均數的百分之七。一，現有生產能力只是百分之四。三，物價上漲已成必然現象。政府雖施行「物價統制令」亦無效果。對於食糧缺乏更無法挽救（政府發表一九四六年日本農收米額爲五七〇〇萬石，每人每日配給二合一勺

尚不足一四〇〇萬石）。在此時機形成最大問題的是勞働問題，由於物價昂漲，食糧缺乏而形成生活困苦，加上軍需工廠的封鎖，復員者的增加，據米窪國務相在衆議院報告，失業者數爲八百萬人。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勞働節所發起的勞働政勢，資方雖以「勞働調整法」與以反攻，勞資兩爭順而展開，國鐵，海兵二大組合實行罷工，產別亦隨之參加，形成了所謂「十月政勢」，進而演成了「一二一罷工」的終潮。

解決這些問題的，日本政府當然有他的方法，但這些方法及對策終皆歸於泡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吉田內閣期於「經濟的再建，民生的安定」發表了六大政策：一，新憲法徹底普及，二，刷新教育制度，三，改革行政機構，改革公務員制度及其運轉，四，確立地方自治，五，復興經濟之再建，六，解決勞働問題安定民生。但六大政策才經發表，即遭各方面迎頭攻擊。社會黨發表聲明：「政府所發表的六大政策，第五項之經濟再建，第六項解決勞働問題，安定民生，實非屬於資本主義之理念下所能解決的，以勞資協同方針，爲施政根本原則之吉田內閣，對此次之聲明，徒歸政治文章而已」。共產黨之聲明：「政府之聲明，對大眾急於尋求解決之諸問題絲毫未與解答，不過是空虛的憲法祭文及空虛的文字羅列而已。唯有打倒這陷我民族於危亡之地的吉田內閣，才是日共協同全國人民舉力奮鬥之目標」。

吉田政策所表示的，爲克服當前的危機，對私營企業亦

在必要時暫時施以國家管理或國營之辦法等。然社會黨攻擊他說，在思想的兩極，此絕非反動吉田內閣所能之事。爲了產業復興，勞働問題，應促進勞資雙方對責任上之自覺，排除一部份子對勞働問題之獨裁指導，共產黨亦因此展開了倒閣運動。底確，日本政府是臨到了絕大困難關頭，在此時若無美國的指示及支持，反動勢力將要中途萎滅，但美國內佔領政策正在此時表露出他的真態。

日本在此時最需要的是食糧，故美國極力與以一定限制制食糧，並且唆使吉田內閣實行有效的經濟政策。一方面麥克阿瑟看清了日本的現局，要求美國政府以以下一着爲強。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向美聯會的報告書中，說明了假若不予日本救濟的話，「飢餓會惹起了社會的不安，無秩序，以致於暴動，更壞的是，由於飢餓會使民衆走向邪惡思想之途。若爲持延日人的命脈須給予食物，日本人決不肯你是存心於何種思想都可以的」。在同一文書中亦說明了爲何要使日本安定下去，爲何要使日本人從一盲目的戰爭宿金觀裡革新爲知慧的現實主義者」，只爲了防止同樣性質的軍國主義的侵略再度出現，不使擴大驅使世界演成未來的戰爭的關係，所以美國須要在位於太平洋的日本，建築起堅固的防壁」。總司令部對日食糧補給的統計是，二月五萬餘噸，三月七萬五千噸，四月十五萬噸……。但是，或者是因爲補助食糧過於少量，日本的社會危機愈何好轉，「邪惡思想」越加「蔓延」，四月選舉時總司令部雖一再表明其所支持的對象及

對選舉所期待的結果，然而社會黨片山竟以第一黨而組閣。在此階段當中，日本國內各黨之行動方針在於如何安定日本社會，以求博得民衆的支持，擁護，而取得政權。除一、二反動政黨之外，國爭方面皆轉而在而戰時軍國主義勢力以及腐敗封建官僚，資本家身上，故與佔領政策不謀而合。爲此預備第一任其一以爲治後，回收民衆，對各黨派同樣採取撲殺手段，利用各黨派間的相尅使人民對美國的依歸心增大。這是佔領政策在初期特有的現象。

註：一、紀上起於十月勞働政變而至其絕頂，以電產勞資爭鬧爲契機，以國要來確保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資，樹立民主政權全國官職職員共一的勞働制，罷工了五百萬勞働者的罷工運動。不特在實行中，被麥克阿瑟的解散引爭組織的命令禁止。且利世界未曾有的五千萬勞働者罷工運動，雖是起因於社會經濟的危機而亦不家破產的採取，但當時表方下在私斯發展的階段，一如熟讀自書中所說：「由於設備不充復舊，經營不得法，勞働者的生產自能平均一人只有戰前三分之一其支三分之一以下的能率」。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働者所得的薪資最低限受生活也不能維持的工資，然在資本家是最大的出血，並且，資本家企謀在勞働者的身上強迫裁減，機械，運送上的損失了的工資，所以勞働者所要求的是增加工資，完全備原制支，資本家當然要拚死反抗。

一九四七年秋季起至一九四八年止，一年餘的佔領政策，由於所述的種種理由，驟然改變其態度，佔領軍的「解放性」的外表頓然喪失，日本人民此時才感覺到「遣駐軍」的重壓。其原因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兩種思想的抵觸，漸變成了兩個具體的陣營而相互抗爭，形成了以美國及以蘇聯為中心，世界上分為兩個國家集團。日本國內同時也有兩種力量在醞釀，但皆欲使對方而把日本歸入於世界兩集團的一方去。圖以美國式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來救濟日本人，此種方針雖顯然失敗，但為了將日本從將趨到蘇聯集團去的形勢挽回，並使其絕緣，轉到美國陣營中來，因之美國的佔領目的也加速度的多采實現。這是其一，由於美蘇關係的惡化，為了煽動日人的排蘇感情，日本人所期待的聯合國對日講和問題也便變成了一種佔領政策上的宣傳工具。美國發現出長期佔領日本的必要，故意把講和會議任情拖延。同時長期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也就付诸實施。固然，在事實上本是美國單獨佔領，在波次坦宣言之外，然並無所謂「美國對日佔領政策」，但在此時美國無暇再去顧及外表上的「聯合佔領」的名義，便勇往的推進其獨自的佔領政策。其中最顯著的是將日本資本主義化，反共機構的再建，及對日本的武裝。

一九四八年頭，美國陸軍長官路亞爾於桑港就美國佔領政策會作以下之演說「美國之日本佔領政策的目標，起初意在消除日本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樹立平和的，民主的日本政府。然對日本國內的安定，強化等問題為其次要。然而，在

最近世界的政治，經濟上，美國國防的諸問題上，人道的觀點上生出了新的情勢。因之，日本若無援助，即將有被侵略的，非民主的理念所侵蝕的危機。所以急於扶植日本至可以十分自立的路程上去，使其安定，同時，使其對於今後在東亞或將出現的各種主義戰爭的威脅，樹立起能完成任務的防禦，自給自足的民主主義國家。我們是以以上為目的，予以堅決不動的態度。麥克阿瑟在一九四八年一月致路亞爾的書簡裡，也充分的說出長期單獨佔領日本的需要。……此種國際情勢，美國依然深負着它固有的任務，直到將想破壞我們建設的，擬陷美國於戰略，經濟上極不利地位的威脅勢力，具有十分的保障時，我們是絕不能放棄我們現在所佔有的地位」。佔領日本的目的，很明顯的是為了對抗蘇聯勢力。所謂對破壞勢力威脅的十分保障，並非是使日本具備起保障自己，為美國對抗蘇聯勢力的武力。然而雖僅為了完成此種時代政治上的意義，佔領方針自然是設法如何使日本資本主義回復起來，使日本能夠漸次的武裝起來。

美國的這種行動受日本政府的歡迎是可預想的。芦田內閣成立時，即發表新政策，再建日本經濟，蓄積資本，導入外資。吉田內閣的新策不用說也是根據美國的意向而定的。但美國如何能使日本「經濟自立」，這在美國也是相當困難的工作。美國國務院三月一日派喬治克難到東京與麥克阿瑟洽商，他的使命是：「立於長期的觀點上對佔領問題作新的企劃，為了把日本作成共產主義的防禦，實施基本的調查」。

接着杜華普使節歸來日。其使命可以由他的報告書中窺知：「……必須注意到日本軍事上的重要性，停止日本的中間賠償，使日本工業水準提高，外國資本的投入」。不用說，美國對日方針是依此而施行，日本政府隨之也發表了吸收外國資本投資政策，經濟安定基本十原則。尤注意貿易及工業。四月十二日羅斯使節歸來日，五月廿七日史古調查團來日，皆就日本的貿易，金融等加以詳見的檢討。

以上的政策乃全係美國一手所為，極東委會東方各國對此種復興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多具反對意見，其中尤以菲、中二代表為甚。蘇聯代表對日本解除武裝一班要求徹底實施，但皆始終未見任何效果。

一九四七年後半，一般人皆以為對日和約可能在一九四八年中締結，但事實上證明了不可能。對日講和美國最初言及的是一九四七年杜魯門的「新年文書」，同年六月八日，美國國務長官潘茲曾聲明過：「對日，德講和會議，相信可能在今後十八個月之內締結」，這是美國最利的聲明，日本佔領美軍爲了呼應本國的態度也表示出了「和平條約之締結越快越好，確信可在一年之後實現」的諾言來。英國，澳洲方面亦希望早日開催。蘇聯在同年四月的外相代理會議上亦提及對日和約問題。國民政府同時在六月，日國民參政會中亦決議贊成早日對日和約，並且提議願於九月十八日（瀋陽陷落紀念日）在瀋陽召開。然各國意見不一，以後蘇聯拒絕了美國的提案而提出了所謂「波次坦方式」，四國外相方

式，美國主張極東委員會各國採取單純多數制，兩國意見對立，國民政府亦提出了對日問題二原則，美蘇之妥協案，皆未受任何一方之支持。其他各國亦各有腹案，問題複雜待後文敘述。

對日講和已成世界政治上衆人矚目之焦點不俾外國想利用講和會議作爲外交策略，日本國內各黨也以生爲黨務宣傳策略。

(五)

日本共產黨在當初對佔領軍的看法和現在的看法大不相同，並且在日共自身，同時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黨內主流派，在第四屆黨大會中，把佔領軍叫做「解放軍」，但「國際派」的主持者把佔領軍的主體叫做帝國主義者的軍隊，抹殺革命的軍隊。如野坂氏一九四六年五月曾說：「聯合國並無永久佔領日本把日本人民化的意思，這一點止於下列波次坦宣言而說明：『一、對坂把佔領軍看做「解放軍」。這兩種的看法，其實都有其理論的根據。聯合軍消滅了日本的軍國主義，並且把東亞數國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拯救出來，在此行動過程的結果上來說，當然是帶有一些「解放」的性質。並且在佔領當初，佔領軍的唯一使命及目的，只是實行波次坦宣言所規定的條文，蘇聯亦爲佔領軍之一，在這一點上，竟使一部日共幹部把佔領軍看做爲解放軍。相反的，

所謂「國際派」者就英美軍本質上來講，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當然是與人民革命相違背的。這兩種看法，現在在實行的過程中而證明，因為他們所表現的並非解放，而只是「對人民的絞殺」。

日共因具有此兩種的觀點，所以在行動上以及對佔領政策的檢討上也隨之有相異的手段出現，在戰略戰術上也自然有所出入。

日共內部關於戰略戰術的問題不僅在戰後，即在戰前亦有所謂「資本主義論爭」，即是黨「對勞農派的論爭」。「黨」的主幹把日共革命的性質規定為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為掃蕩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絕對主張打倒天皇制，對於其他資本主義的要素，以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為過程，將一切獨占資本付於人民民主革命之下來管理，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勞農派所主張，日本土地制度是前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而非封建式，地主已半布爾喬亞化，天皇絕對勢力並非統一勢力，不過是、種絕對勢力之遺骸，又因為資本主義之支配力在事實上已經實現的關係，故非採取無產階級革命不可，但其主張之無產階級革命，乃採取合法主義之形態及議會主義之形態，在戰前非合法之社會下，表現出其騎牆主義的作風，故受「黨」的攻擊。在日本投降後，野坂歸國時即將其戰略規定為和平的議會革命，此種戰略的採決，起源於未能根本認清佔領政策的本面目，以致引起今日黨內的糾紛，及對外力的壓縮無適當的統一有效對

策。

戰後第一年十月，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發表了「告全國民書」，在其中認佔領軍為解放軍，以後野坂亦附同此論調。然而由於志賀意見書的提出，宮本顯治在共黨之理論及任務另有主張，一般人稱之為「國際派」。由於本年一月之北滿，日共黨內形勢之有所動盪。統制委員會議長野悅郎，在日共所走的道路一論文中分作兩章，一，關於解放軍，二，關於同志野坂之誤，闡述此種問題。然關西地方委員會資本主義研究會及大阪東部地區委員會立於國際派之立場，否認野悅之主張，我們認為其批判相當正確。其大旨為：關於解放軍的問題，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大戰不同，雖說在第二次大戰的開始，帶有反帝國主義的色彩，使被抹殺了的民主主義的日由再度復活起來為其任務之一，但是，參加此次戰爭的英、美等國，其本身乃是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如何這種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在其當初雖然曾在解放日本國民上出了不少力量，但這也並不能說明佔領軍就是解放軍，並且，不應把革命的，真正保障國家和平的其他人民民主主義諸國的價值看得太輕。所以這種看法，顯然的有布爾喬亞國際主義的傾向。要知道，真的解放軍除了真正愛民主愛自由的軍隊之外是沒有的。

野坂理論錯誤的根本點，出發於把佔領軍看做解放軍，人民革命鬥爭的目的無非要使帝國主義勢力消滅，但野坂竟把這基本的任務擱置，將此重要的戰略目標忘掉，只把鬥爭